禮疑類輯 二

卷

禮疑類輯卷之三

喪禮

總論

同春問喪禮固當從家禮而或有疎略未備處欲從儀禮則又有古今異宜難行處云云沙溪曰當以朱子易簀時遺命爲準然記者不一具列于左

朱子行狀先生病革門人問温公喪禮曰疎略問儀禮頷之門人治喪者一以儀禮從事○言行錄諸生入問疾因請曰萬一不諱當用書儀乎先生搖首然則當用儀禮乎亦搖首然則以儀禮書儀

恭用之乎乃領之良久恬然而逝

問沙溪謂喪禮當遵朱子遺命而行狀云言行錄云云幷見上何所取信李尙賢同春日言行錄似詳備當從無疑

問小歛時主人兄弟白巾環絰括髮時絞帶遷尸後首絰腰絰散垂齊衰以下着巾加免婦人首絰腰絰之文家禮幷略之備要援引古禮如是煩擾當以家禮爲正而古今之間亦似太簡家禮飯含時云主人祖又云襲所袒衣小歛後則齊斬以下至同五世袒者皆袒不言襲所袒衣至大歛幷皆闕之與備要詳

略不同云云吉崔瑞南溪曰家禮酌古今從簡便備要
做遺命復古制意各有主今人固當以家禮爲主如
其節目中不可不追正處已多具載於楊氏之說恐
當以此参商凖行也至如備要諸條曲折雖繁若是
不悖於家禮大節者亦可添補而無妨矣
又曰文公以前當用儀禮以後當用家禮禮家之大
體也但家禮乃初年本未及再修故丘氏儀節金氏
備要亦不得已作數十年前士大夫多用儀節今則
全用備要盖兩書大體亦皆本於家禮大同小異無
甚不可故耳然備要因文公遺命多用士喪禮之文

却與家禮酌古通今之意煞有出入如此處恐當參商行之也 答權鎭

初終

遷正寢

問疾病遷居正寢似是通言父母也然以喪大記世婦卒於正寢士之妻皆死於私寢之文觀之則唯貴者宜遷而家禮不言 崔徵厚 遂庵曰似當以家禮爲正也註旣言男子婦女云云則通言無疑

問疾病遷居正寢禮也鄭玨云若値祁寒則臨絶之人遽遷于寒廳殊非人子之所忍此說恐近之 梁處濟

南溪曰此出於正終之義當以病者之命進退之

問將絕之人雖安穩之寢室而遷疎曠之前堂亦非靜俟之道無乃此正寢非前堂也特以寢室中非偏褻者而言耶 鄭尚樸 南溪曰所論恐誤

男女不相褻

問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婦人不絕於男子之手然將逝者之母或父欲見之則奈何 成文憲 南溪曰恐非父母之謂

問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云云此婦人男子若摠稱云而以朱子指婦人出諸門外之意觀之則父母之

於子女皆不可見耶第喪大記註曰君子重終爲其相褻且春秋僖公薨於小寢譏其近女室且會成亦言君子于其死也欲終始而不褻則男女之分明夫婦之化興詳此文勢則所謂男子婦人似非摠稱崔徵厚遂庵曰本意則雖出於不褻男女之義而以此文勢觀之則不但夫婦間而已

夜半死者從來日

問周夜半爲朔商雞鳴爲朔陰陽家皆以子時爲明日然則雞鳴前子時死者當從何日玄以規尤庵曰日分必終於亥而始於子初二日之子自不干於初一

日也

復

復衣侍者弁論

同春問復衣當用平日常服之上衣耶沙溪曰當用歿者之祭服禮經可考

士喪禮復者以爵弁服簪裳于衣註爵弁服純衣純與緇通纁裳也禮以冠名服簪連也疏士服爵弁助祭於君士復用助祭之服則諸侯以下皆用助祭之服可知凡常時衣服衣裳各別今此招魂取其便故連裳於衣○記云復者朝服以其事死如事

生冀精神識之而來反○大記復大夫以玄赬玄衣纁裳世婦大夫妻以襢展衣丹縠衣色赤鄭玄云色白士以爵弁士妻以稅彖衣色黑而緣以纁○婦人復不以袡詘以絳緣衣之下曰袡盖嫁時盛服非事鬼神之衣故不用以復也方氏曰復各以死者之祭服以其求於神故也

愚伏曰禮天子諸侯復用小臣小臣近臣也朝服平生所服以事君者冀精神識之而來反故服之其用意可謂精切矣儀禮士喪有司復疏有司府史之等尊卑皆朝服也今士人家無府史之屬故家禮直云

侍者今當以鈴下親近蒼頭服上衣以復內喪則又
疑當令女僕爲之此雖禮家之所不言以事死如生
之意推之則婦人平生無故不出中門出則擁蔽其
面男僕非有繕修及大故不入中門入則婦人必避
之乃於神魂飄散之際冀其歸復而使平生所必避
之男僕執其衣以招之是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不惟
事理不當而已也抑朱子所謂侍者安知非通指女
侍者而言耶又按周禮大喪御僕持翣后之喪女御
持翣從柩且然況於招魂乎儀禮所謂小臣者必是
閹人故得以通用而不別言耳

浴後去復衣 見沐浴條

復衣不用襲斂 見襲條

復衣置靈座 見靈座條

呼復

栗谷曰復時俗例必呼小字非禮也少者則猶可呼名長者則不必呼名隨生時所稱可也婦女尤不宜呼名 擊蒙要訣

問呼字禮有明文而要訣不稱 尹宷 尤庵曰恐是俗禮

問復人家皆呼曰某持衣去與來復之本義大相反鄙家則呼之曰某甫回來 李泰壽 南溪曰所處得之

遂庵曰復時以歸來呼之來說得之（答李志逵）

問劉註復聲必三者禮成於三也大記三呼冀魂天地四方之中而來也二說何如（成文憲）南溪曰聲三之義大記註所謂天地四方之說似長

愚伏曰今人有死而復生者多言魂氣始升猶眷戀形體欲還入宅之而怕人環哭叫聒不得便入云以理求之神道尚靜似當如此復時宜令孝子暫時輟哭以專望反之誠乃得盡愛之道未爲薄於親也觀疏家哭訖乃復之文則古人亦必輟哭而復矣

立喪主

主字有二義

問立喪主小註若無親族則里尹主之喪大記曰喪有無後無無無主此主字似有二義一是長子長孫主奉饋奠者一是與賓客爲禮親且尊者主之也果有此二義否有服之親各有位次不宜與賓客爲禮矣如何李行泰 南溪曰字有二義是也與賓爲禮乃喪之大節故必家長主之以家禮註中宗子云云觀之可推知也

問昆季之喪云云柳貴三 南溪曰當以宗子爲主若伯叔父在則其亦爲與賓客爲禮之主歟

退溪曰一家主人外無同居之親且尊者則不得已主人兼拜賓耳答李德弘

父在父爲主與大祥條中服盡後主祥禪條參看

栗谷曰母喪父在則父爲喪主凡祝辭皆當用夫告妻之例也擊蒙要訣

問父在子無主喪之禮故朔虞卒哭凡殷奠皆父主之而楊氏謂長子主喪以奉饋奠云云一黃有西崖曰虞卒哭殷奠父旣與其祭焚香奠酒似當親行至如朝夕奠子所獨行者則執事代之楊子所云奉饋奠者疑亦只云奉饋奠之事耳非欲其使哀子自執其

禮也

寒岡曰父在父爲主者禮記奔喪篇取統於尊之義而言之非饋奠諸事皆屬於其子而父獨與賓客爲禮也 答崔季昇

尤庵曰凡喪父在父爲主則無論父之在遠與老病亦當以父爲主而攝行之矣惟七十老而傳重然後子得爲主矣 答玄以規 ○ 右夫主妻喪

南溪曰凡喪父在父爲主然則只當以亡子題主也雖以此題主而亡者有妻子則自當行三年之祭其何未安之有 答李挺英

問父主子喪練已除服則祥禫誰可主之耶韓士英尤菴曰云云詳見大祥條中服盡後主祥禫條○右父主子喪

問婦之喪虞卒哭之祭夫雖主之祝辭則當云舅使子某告婦歟權碩儒愼獨齋曰當如此

南溪問舅主婦喪依服問及喪服疏則不主庶婦依奔喪則亦主庶婦之同宮者但禮記集說奔喪父在父爲主下統言父主之義而不錄本疏只主同宮之文而朱子答陳明仲及語類一條亦不分適婦庶婦而并言之然則將依集說及朱子說不論同宮異宮而統主婦喪耶抑此兩疏係是泛論故自不分適庶

而既主其喪則當用本疏同宮異宮之義耶若是舅所當主之喪雖舅方在斬衰中亦無所礙耶尤庵曰此同出於古經而彼此逕庭有難適從然無論適庶與異宮同宮一主於父在父爲主之說然後無有妨礙抵捂之弊矣舅在斬衰中則雖主婦喪而亦當看事之輕重有可權攝者則不必自主之也

又曰凡喪父在父爲主其舅只主虞祭云者自是一說豈大夫不主諸子喪之意耶然從此說則多有窒碍處不若從前說之爲無弊也答或人

問喪服小記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通解續

註曰婦謂凡適婦庶婦也虞卒哭祭婦非舅事也疏曰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者虞與卒哭俱在於寢故其夫若子主之也按尤齋所謂一主於父在父主之說若主此說則虞卒大小祥亦舅皆主之然則喪服記續解註皆將棄而不用淺見則喪與祭本來自別俱存兩說各從其義葬前則一依奔喪父在父主之說父皆主之葬後則一依喪服記續解註之說其夫若子主之如何 李世弼 南溪曰家禮立主註專以父在父爲主爲主而備要仍之盖其葬時以亡婦題主而至虞卒哭乃以其夫若子主之自祔以後終

喪入廟舅又當主之祝辭儀節不無出入矛盾者故意尤丈之說雖非古禮猶得家禮註意而無甚妨礙矣示意以本疏在寢之說爲重然則當限虞卒哭祥禫夫自主祭而姑變亡婦字稱亡室爲得禮宜耶抑用攝行例稱舅使子某云云耶不敢質言

又曰語類曰妻喪本主要作妻名不可作母名若是婦須作婦名翁主之此尤爲主喪之明證也答白以受

又曰十五月禫時舅雖無服自當主祭云云答金九鳴○見大祥條中服盡後主祥禫條

陶庵曰主喪之節家國體異異宮之義古今制殊只

當以父在父爲主爲經也 答楊應秀

又曰凡喪父在父爲主禮之經也然子之婦於屬爲卑若其夫若子則夫婦有齊體之義子之於母恩重服重不害爲容其自伸是以虞卒哭則其夫若子主之惟於祔而舅主之豈不以尊卑有等而然耶大抵主喪與主祭雖若抵捂而實則幷行而不悖矣 答柳乘○下同

又曰兩祥之於虞卒宜無異同小記本文註虞卒哭祭婦非舅事也今指兩祥而問曰是舅之事耶夫若子之事耶其爲非舅之事明矣以此推之夫若子之

主兩祥亦無可疑 右舅主婦喪

問孫之喪其父主之而祖不得主則祔廟時以誰爲主而祔於何處耶 洪李箕 尤庵曰云云 詳見祔祭條中無祖則祔高祖條

遂庵曰祖在祖爲主先生家行之故某家亦行矣 答金先五 ○右祖主孫喪

嗣子未執喪之家主喪 見喪變禮嗣子未執喪諸條

無適嗣喪主喪 見喪變禮無適嗣喪諸條

無後喪主喪 見喪變禮無後喪諸條

五代祖喪主喪 見五服本宗服條中爲五代祖條

重喪中主輕喪見喪變禮并有喪條

承重妾孫爲其所生祖母主喪祭當否見祭變禮

承重妾子祭本生母條

出繼子爲其本生親主喪見喪禮爲人後者本生親喪諸節條

中題主條及祭變禮出繼子祭本生親諸條

主婦

問家禮立主婦註謂亡者之妻易服註有妻子之妻字成服註有妻妾之妻字各歸喪次註非時見乎母此則皆指主喪者之母也爲位註主婦衆婦坐于床西小斂大斂註主人主婦憑哭朝祖註皆次主人主

婦之後及墓註主婦諸婦女立於壙西幄内虞祭亞獻主婦爲之卒哭主婦進饌祔祭主婦終獻小祥註主婦率衆婦女此則皆指主喪者之妻也而焉位以下諸條則亡者之妻一不舉論殊甚可疑若以亡者之妻主喪者之妻渾稱主婦則尤爲未安姜碩期沙溪曰初喪則亡者之妻當爲主婦時未傳家於冢婦故也虞祔以後則主喪者之妻當爲主婦祭祀之禮必夫婦親之故也張子曰宗廟之祭東酌犧象西酌罍尊須夫婦共事豈可母子共事也此等處觀其所指如何耳

南溪曰所謂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及張子東酌犧

象西酌壘尊必夫婦親之者乃經禮也今此奉主一節固爲男女之異任旣無主婦可以行之則是實其變者恐當姑安於男攝女事而不當遂安於舅婦共事上尤庵

易服

易服之節

沙溪曰丘儀易服一條移於未立主喪護喪之前者盖以爲親歿一刻未可以華飾故也然禮廢不講久矣豈人家皆有知禮者而必知去華飾服素之義乎況親歿一家號痛擗踊急遽奔遑之際何暇及此節

目乎此家禮所以必先立其護喪之知禮者而後次及易服之節也家禮輯覽

問易服着深衣扱前襟於帶當喪着多飾之服如何曾子問女易服布深衣註言布不言麻深衣之麤者也深衣本註曰純以采曰深衣純以布曰麻衣雜記卜宅葬日有司麻衣布帶麻衣即白布深衣布帶以布爲帶云則易服深衣似指麻衣而言扱襟之帶似指布帶而言崔碩儒 愼獨齋曰似是

被髮

沙溪曰被髮出於西原蠻俗唐初胡越一家蠻俗漸

染於中國因有此禮及至開元采入典禮而温公取之家禮因而不删家禮會成據丘氏之論去之行禮之家固當從之但行之已久一朝去之恐未免譏罵耳 答黃宗海

西原蠻子親始死被髮持餅甕慟哭於水濱擲銅錢紙錢於水汲歸浴尸謂之買水否則隣里以爲不孝○左傳辛有適伊川見被髮於野而祭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竟爲陸渾氏○又晉大夫反首拔舍註反首散頭髮下垂拔 跋 舍拔草舍止盖壞形毁服以示憂慼○丘氏曰問喪親始死雞斯

徒跣扱上衽註雞斯讀爲笄纚笄謂以骨爲笄也纚即内則所謂縰者韜髮之繒也盖謂親始死孝子去其冠露出其笄纚而未及去至括髮乃去之非謂以之爲喪服也歷考古禮幷無有所謂被髮者惟唐開元禮有之温公謂笄纚今人平日所不服被髮尤哀毁無容故從開元按今世人雖無韜髮之纚然實用笄以貫髮今包網巾與纚頗相似今擬初喪即去冠帽露出網巾骨笄至括髮時始去之似亦同古意然不敢自是姑記于此

重服人去冠當否網巾并論

沙溪曰爲所生父母及祖父母與妻喪豈有不去吉

冠之禮乎 答黃宗海

問司馬公所謂齊衰以下去帽着頭巾加免於其上者今不可遵行耶 黃宗海 沙溪曰去帽云者去平時所着吉帽也着頭巾云者如丘氏所謂用白巾如俗製小帽之類 方言白壓頭 而加免於其上也未知是否尤庵曰初終期以下無免冠之文而但重服着冠自如則莫或駭俗耶 答或人

又曰期服於初終崔氏既有白巾之文則或布或綿或紙何所不可雖倉卒亦無難辦之獘矣若拘於此而期之重服終着吉冠則尤似駭俗無寧從俗去冠

也且白巾用於免前免時則當去白巾矣若仍着白巾則勢當於巾上加免而繞免於巾尖何所不可 答朴

重繪

南溪曰今人去冠東俗也沙溪謂祖父母妻喪則當去冠以此推之期大功重服循俗去冠或不至大悖耶帶亦似以華盛而去之 答柳貴三

問曾聞先生以初終期服以下去冠爲非禮云云 沈朝

遂庵曰吉冠云者指華盛之物以我國言之如紫鬃笠濃丹絲笠等物麤巾黑笠不在吉服之中也然所生父母雖曰期服布笠亦當去之

又曰爲長子斬衰不解官與祖父喪同何必去冠耶

答成爾鴻

陶庵曰去冠於禮惟妻子婦妾爲之而期大功則不論故後世議者多歧沙溪以爲祖父母與妻喪豈有不去冠之禮尤庵亦以爲期而吉冠似駭俗毋寧從俗去冠先正所論雖如此而於禮旣無明文雖是哀遑之中頭上不冠亦甚無儀且被髮之制始自開元禮則開元以前遭父母喪者但去冠而已今之期大功者若去冠則是與古之服三年者無異矣不甚過乎

四禮便覽

問所生父母及祖父母與妻喪皆去冠然則網巾亦從而脫耶伯叔父母之喪不當去冠耶 崔瑞喆 南溪曰網巾則古所謂纚也儀禮父母之喪猶不去笄纚則安有以重服而獨去網巾耶伯叔父母乃是旁期前輩不言者恐或有意

又曰網巾生父母喪則亦似脫之耳 答權鑌

告喪

沙溪曰家有喪亦當告也盖禮君薨祝取羣廟之主藏諸祖廟註象爲凶事而聚也以此推之可知其必告也 喪禮備要

朽淺曰主人以衰絰入廟告事甚涉非便代以子弟亦難創立（答趙惟顔）

問告喪（尹寀）尤庵曰似當告於初終矣酒果則恐不可設也

南溪曰家禮冠昏及祭無不爲告廟者獨於喪禮闕之而發引之日遽爲朝祖又闕告辭殊未達其義倘要雖因聚羣主之意有當告之文今人亦未聞有行之者也大抵此事旣無明文則廢之固當耶（上尤庵）

又曰喪者人家之大變豈雖不告而自可無憾於幽明故儀禮家禮皆不言其節歟（答李綖）

遂庵曰家有喪告廟使無服者告之則何待成服後答安太奭

陶庵曰按備要有事則告條云家有喪止必告也但無告廟之文故世俗行之者甚少然子生既告則其死也安得無告家禮亦無所見不敢擅爲補入然事莫大於死生一如欲行之則似當在訃告之前四禮便覽

問宗子生有告祠之節不幸夭逝則亦當告之耶蔡徵休

遂庵曰其生既告則其死亦似當告

治喪具

總論喪具預備

同春問有親老臨期者須備喪具而恐未免左氏預凶事之譏沙溪曰當以禮經爲準左氏此論似有爲而發且朱子曰左氏說禮皆周末衰亂不經之禮無足取者

王制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唯絞紟衾冒死而後制註漸老則漸近死期當須爲送終之備也歲制謂棺也不易可成故云歲制衣物之難得者須三月可辦故云時制衣物之易得者則一月可就故云月制至九十則棺衣皆具無事於制作但每日修理之恐或有不完整也絞所

以收束衣服紟單被也絞與紟皆用十五升布爲之凡衾皆五幅士小斂緇衾赬裏大斂則二衾冒所以韜尸此四物須死乃制以其易成故也○檀弓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君子不爲也註喪具棺衣之屬君子恥於早爲之而畢具者嫌不以父生期其親也然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盖慮夫倉卒之變也一日二日可辦之物則君子不預爲之所謂絞紟衾冒死而後制者也○丘氏曰謂之恥具者恥成其制非不畜其質也

問擧世爲親備不虞者必制於閏月此有可據耶李行泰

南溪曰閏月之說乃俗談不足論也

沐浴之具

沐浴水

沙溪曰浴用香水五禮儀君喪有之僭不敢用也沐水從禮經用潘汁可也答黃宗海

大記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註淅粱或稷之潘汁以沐髮也君與士同用粱者士卑不嫌於僭上也

襲具

總論

沙溪曰按雜記不襲婦服女喪亦當不襲男服喪禮備要

南溪曰三稱之服自士以上皆可用也但雜記註云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此似愈貫則愈多答梁處濟

深衣公服紗帽品帶不用並論

南溪曰家禮不擧他服必用深衣者盖本書儀意非偶然則其在後學有難廢而不用抑何拘於平日服着與否乎答李之老

問襲用幅巾深衣禮也然有官者兼用黑團領襆於深衣之下未知如何姜碩期　沙溪曰禮輯所論得之

古禮襲三稱爵弁服緇衣纁裳皮弁服白布衣素裳椽衣黑衣赤緣裳并用之今朝服與深衣并用恐不妨紗帽及品帶磊嵬難用

禮輯曰恐碍于斂故雖有官者亦用幅巾深衣

問備要小註深衣與公服并用無妨并用則公服似爲襲時上衣孔子之喪襲衣十一稱加朝服一云云

韓震大遂菴曰家禮蔡氏註曰士以上深衣爲之次庶人吉服深衣而已據此則大夫以朝服爲上衣士以深衣爲上衣襲時有官者當用公服無疑然或古人遺命用深衣則從命可也

又曰有官襲用深衣則小斂用紅團領大斂用黑團領襲用黑團領則小斂用紅團領大斂用色道袍直領屬如此者不必用深衣矣幘巾則襲時所用大小斂則不用置諸棺內禮無其文矣答辨大震

深衣大帶幅巾黑履勒帛之制詳見冠禮三加冠服條

裹肚之制

顧庵曰褁肚卽俗之小帖褁也

沙溪曰愚嘗問于景任曰家禮褁肚之用寂在內乃襯身親近之物必是如今包裹腰腹之物景任答曰

來示無疑家禮輯覽

又曰裹肚者恐非裹肚天益也答黃宗海

網巾行縢之制

退溪曰網巾之制出於大明初則固家禮所不言今旣生時所常用又儀註許代以皀紵制用今依儀註用之可也行縢不言固可疑或云家禮所謂勒帛卽行縢未知是否答金就礪

問大明集禮襲用網巾五禮儀代用皀羅今亦依此用之何如且着袴之後無兩脛結束之制或用行縢或用如唐制朝服靴之類亦何如姜碩期沙溪曰古人

生時亦有施掠頭之制襲不斂髮未安向年權教官克中之喪吾令以冒段爲網巾以帛造行縢用之

遂庵曰網巾非古也然則金玉之圈亦是俗制也但金玉至硬不合親膚則從俗之家畫以金銀亦何妨也 答李志逵

婦人冠制

退溪曰婦人襲冠禮所不言難以義起然儀註襲有幅巾註云皂紬制如匼頭其於婦人亦依此象平時所服而制用無乃宜乎 答金就礪

寒岡曰歛時婦人之冠略倣煖帽之制主於掩頭設

使婦人有冠冠非襲斂之所合用答沙溪

問女喪裹首之制未有定說願聞之姜碩期沙溪曰古者男女之喪幷用掩裹首後世始以冠代掩冠又磊嵬難安故代以幅巾而皆是男子之飾則女喪猶遵古禮用掩可知也

尤庵曰首則用掩無疑與朴世振

問禮掩練帛長五尺析其末註云爲將結於項中又還結於頤下然則析其末爲四脚前二脚抹額而結於項後復收後二脚以結於頤下也註所謂項中似是項後中未知然否李樺尤庵曰以還結於頤下之文

見之則似是析其一頭之意而儀禮疏又有後二脚之文此則似是兩頭皆析之意二說各是一意耶未敢質言

問掩以女帽之制代用如何 崔碩儒 慎獨齋曰俗皆用之從俗可也雖用女帽女帽則只着於首而掩之制以爲裹首掩面也着以女帽而復用掩亦可

南溪曰婦人冠家禮用掩俗禮用女帽安有其間可以酌古宜今者耶 答權鑽

婦人衣帶履

尤庵曰婦人襲當用深衣可考於曾子問矣旣用深

衣則其制當如男子而帶亦當用深衣所用之帶矣小大斂上服則不得已當用東俗所尚之服矣（答李遇輝）

又曰上衣以紅綃製之則是紅長衫也紅長衫是東俗嫁時之服禮嫁時服不以襲則今製此用之未知如何聞京中內喪以青黑色製衫爲襲云此無乃爲宜耶以正禮則依通解續所載婦人喪服之制如男子深衣而用之似可矣（與朴世振）

又曰婦人昏當用衻衣喪當用深衣衻亦是深衣而但緣用紅色爲異帶亦如深衣之帶而亦以紅緣其紳之旁及下也（答朴世義）

同春曰歛時布紟不入大記之說誠然且以人事言之布紟甚不宜於歛事矣嫁時服何可不用古人多言貧甚以嫁時衣爲歛之意耳唯袡衣大記旣云婦人復不以袡則似不當用耳 答閔元重

遂庵曰男女通服深衣雖有古文然家禮常時男女各有盛服送終之節似不可通服而無別也先師於女喪一番用深衣似亦從古之意耶 答崔徵厚

陶庵曰按備要謂婦人襲衣用圓衫而圓衫之制無出處又曰帶當考以是婦人服未有定制最爲可疑

尤庵答人問以爲據古禮則婦人亦當用深衣帶亦

用深衣之帶今俗以深衣謂非婦人之服絶無行之者以古禮廢而俗制勝故也深衣者於古爲貴賤文武男女吉凶通用之服俗制無稽古禮有據去彼取此有何可疑此制雖似駭俗而若自一二家而始則或可以變俗矣○玉藻有士妻褖衣之說亦可採用四禮便覽○按褖衣之制見附錄褖禮冠服之制條中袡衣條

問備要襲具曰婦人帶當考而無用不用之決辭何歟權鑽南溪曰婦人帶當考終無歸宿果可疑似以婦人之服儀禮士昏禮有純衣纁袡周禮内司服有王后六服皆不言帶家禮吉凶通用大袖長裙亦不言

帶獨士喪禮男子婦人幷具經帶故婦人平日所用之帶有難考據故爲此說也自漢以後始有婦人帶制至唐宋轉具大帶革帶見文獻通考終非經禮賢訓則亦似難用耳

問女喪履用新件絲鞋去其地皮糊紙飾用如何 梁處濟

南溪曰似然

握手之制

退溪曰握手說云云兩端有繫皆在下邊其先掩一端之繫仍自下邊繞掔一匝固順便其後掩一端則自下邊斜而向上鉤中指勢不順便如何 答高峯 ○下同

又曰握手下角之繫繞手一匝之際反繚之然後向上鉤之恐其不順便依然只在也且疏所謂反而上繞取繫者以先有一匝向上之繫在手表故可依此而上繞今方當繞手一匝之際而欲繚之則無物可依以繚之恐其說又難施也如何

高峰曰按儀禮本條握手二右手則只一繫左手兩端皆有繫今從左手者家禮既不用決故從無決者耳

尤庵問握手之說紛然異同莫適所從願聞的確之論沙溪曰禮經諸說鑿鑿可據僕嘗有所論詳著于

左

士喪禮握手用玄纁裏長尺二寸廣五寸牢中旁寸著組繫註牢讀爲摟摟謂削約握之中央以安手也疏名此衣爲握以其在手故言握手不謂以手握之云廣五寸牢中旁寸者則中央廣三寸廣三寸中央又容四指而已四指指一寸則四寸四寸之外仍有八寸皆廣五寸也讀從摟者義取摟歛狹少之意云削約者謂削之使約少也○設決麗于掔自飯指之設握乃連掔註設握者以綦繫鉤中指由手表與決帶之餘連結之此謂右手也

古文麗亦爲連掔作腕疏按上文握手長尺二寸
裹手一端繞於手表必重宜於上掩者屬一繫於
下角乃以繫繞手一匝當手結之以其右手有決
今言與決同結明是右手也下記所云設握者此
謂左手鄭云手無決者也○記設握裹親膚繫鉤
中指結于掔註掔掌後節中也手無決者以握繫
一端繞掔還從上自貫反與其一端結之疏曰經
已云設握麗于掔與決連結據右手有決者不言
左手無決者故記之按上文握手用玄纁裏長尺
二寸今裹親膚據從手内置之長尺二寸中掩之

手纔相對也兩端各有繫先以一端繞擘一匝還從上自貫又以一端嚮上鈎中指反與繞擘者結於掌後節也○奇高峯答人曰按儀禮本條云云

見上○按此疏家之說則左右手各用一握手分明可考近世講禮者或云用一握手兩端上下角皆有繫其設之分置兩手於兩端四寸中各以其繫結之使之不散云未知何所據而云然姑以所見言之疏一家所謂廣三寸中央又容四指而已者握手通長一尺二寸三分其長則各四寸乃就其中央四寸處摟斂狹少使其間適足以容四指四寸而釋名所謂握以物置尸手中使握之也即儀節所謂用帛一幅於死者手中握之也又留其兩端各四寸不動以待裹手之際可掩其手表四寸之廣也又所謂長一尺二寸裹手一端繞於手表必重宜於上掩者屬一繫於下角者以其握手中央四寸置之手內又以其兩端各四寸掩其手表則必重疊相掩云耳又所謂據從手內置之長尺二

寸中掩之手纔相對也者以其長尺二寸中央置於手內而以兩端各四寸重掩其手表則兩端之廣袤纔與之相對而裏之無過不及之差云爾若用一握而分置兩手則經所謂牢中旁寸何爲而設耶註疏所謂重疊相掩云者何爲而發耶經所謂設決設握乃右手也下記所云設握者乃左手而鄭云無決者也是果一握手而分置兩手乎或云纔相對云者謂其分置兩手於一握手之兩端而繫之則其兩手相對而不散云若如是說則其重在於繫手而不在於裏手家禮所謂握手者裏手之義安在儀禮經曰握手長尺二寸記曰裏親膚賈疏曰令裏親膚令謂子夏記也世人以板本誤書今裏作令裏故展轉致疑可歎

問家禮握手之制兩端各有繫儀節則四角皆有繫退溪曰瓊山四角有繫結束便易其說如何 姜碩期

沙溪曰握手兩繫禮經分明瓊山與退溪雖有說似難

從也

問喪禮備要設握手註手表向上止向下乃士喪禮疏也由手表之上落繞手一匝四字云云南溪曰所謂落繞手一匝四字者每以其制不免於拘攣爲恨若果如此則可謂平正無礙其有補於喪禮大矣

冒

退溪曰質殺之用不用當依丘氏說處之答金就礪

尤庵問冒今俗鮮用之雖用者或失其制沙溪曰詳載禮記其制甚好不可不用

喪大記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赬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註冒者韜尸之二囊上曰質下曰殺先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王制註象生時玄衣纁裳其制縫合一頭又縫連一邊餘一邊不縫兩囊皆然不縫之邊上下安七帶綴以結之○雜記冒者所以掩形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是以襲而設冒也註雖已著衣若不設冒則尸象形見爲人所惡○士喪禮註上玄下纁象天地也疏冒爲總目下別云質與殺自相對喪大記皆以冒對殺不云質則冒

既總名亦得對殺爲在上之稱按禮器天子之堂九尺註方氏曰陽數窮於九天子則體陽道之極堂階之高其尺以九爲節自是以下降殺以兩故或以七或以五或以三爲以此觀之綴旁七或五或三恐亦是此義而天子之冒其亦綴九數

尤庵曰質殺製法喪大記與士喪禮疏分明各是一說大記疏則縫合一頭及縱者一邊而綴帶於不縫之一邊士喪疏則縫合一頭與縱者兩邊而仍於質之下口殺之上口相接處綴帶也大記士喪皆鄭註而太簡難曉又孔賈兩疏不同以致疑惑耳答朱奎煜

遂庵曰冒屈之則頭不縫不屈而以兩葉合之則縫其頭矣七帶云者左右邊各綴七帶非謂合左右爲

七也○答成爾鴻○下同

又曰以襲時右衽推之則不縫之邊似在右邊矣

問黼王侯之制而今大夫冒用黼殺恐未合禮意成文

憲 南溪曰大記曰大夫玄冒黼殺盖古者天子諸侯之大夫品秩不甚相遠今若酌而用之似宜

問襲用冒小歛之時設藉首之疊衣補肩之空處夾脛之卷衣於冒上者恐未知便宜矣旣襲而冒則其日未掩面欲時見面者亦何謂也金相殷 南溪曰襲用冒爲古禮藉首補肩夾脛未掩面等節皆今禮初不相同故無掣肘之患也惟殺之逆韜若果直囊則難

矣然殺制一邊猶未縫可以手探而整之至於用冒之後不便於藉首補肩夾脛未掩面四者亦或備要之病非家禮所知也

問冒質自襲後始設而至小歛後撤去或埋之於屛處或納之於棺中問于丈巖答曰禮記註冒者韜尸之二囊上曰質下曰殺先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而已元無撤去之說似是仍用於小歛之時也此說如何 李光國 遂庵曰丈巖說是

飯含之具

珠錢米

問飯含一段古人所論多有異同未知的從願聞折衷之論家禮用錢而今則通用珠亦何所據歟姜顧期

沙溪曰禮經諸說可考

禮運飯腥註飯腥者用上古未有火化之法以生稻米爲含也檀弓註方氏曰飯卽含也以用米故謂之飯含也檀弓飯用米貝不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註實米與貝于死者口中不忍其口之虛也此不是用飮食之道但用此美潔之物以實之焉爾汪氏克寬曰含者何口實也實者何實以玉食之美也玉食者何天子飯以玉諸侯以珠大

夫以璧士以貝庶人以錢是也然則何以實之孝子事死如生不忍虛其親口之意也雜記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周禮天子飯含用玉此蓋異代之制不同如此本註謂飯含也是卽以飯爲含矣參之禮運曰飯腥穀梁氏謂貝玉曰含則二者雖皆爲口實而用則不同謂之飯含則可謂之飯含也則不可 按古者諸侯用珠而國俗士庶人通用珠玉禮儀亦許用之此亦異代之制不同故也

又曰古人之含天子以玉諸侯以珠大夫以璧士以貝庶人以錢家禮之用錢從庶人之禮所以從簡也

答黃宗海

南溪曰五禮儀通用珠之義今不可考蓋亦以物貴而用便也答崔瑞吉

又曰飯含士喪禮用稻米其用糯米未知所始也答吳遂昌

又曰士喪禮稻米四升可當今之一升家禮二升似減於古而其實倍之未詳答梁處濟

尤庵曰飯含抄米多少隨宜禮書亦未有定式耳此孝子不忍虛之意而終歸於腐爛竊恐從少爲宜答李憺

幎巾 見飯含條中飯含諸節條

靈座之具

椸

尤庵曰椸而覆以帕則略似屛㨾故置䰟帛於其前家禮之義不過如此 答愼後尹

䰟帛之具

䰟帛 重并論

南溪曰古者束帛依神家禮改用結絹之制當以此爲正第未詳其制則束之何妨 答梁處濟

尤庵曰重鑿木爲之其形如鬲盖鬲飮食之具而鬼

神憑依飮食故用之答韓如琦

銘旌之具

銘旌尺度

沙溪曰依五禮儀用造禮器尺無妨銘旌若用周尺太短有駭俗見答黃宗海

問家禮立銘旌三品以上九尺五品以下八尺四品尺數更不擧論未知何意姜碩期　沙溪曰五品以下之下字當作上字無疑

小歛之具

大小歛布

退溪曰大斂無橫縱布此家禮依書儀以從簡也後來先生以高氏喪禮爲最善則蓋以書儀爲未盡也楊氏已詳言之故家禮大斂註引高氏之說丘氏禮及今儀註幷從之則大斂用絞何疑布廣雖有彼此之殊只依丘禮中吳草廬說用之未見其有礙何可增用耶蓋絞束相去之間雖未連接無害也答金就礪

問小斂布以吳草廬及退溪說觀之本國布幅雖狹而不可增用明矣至於大斂布亦如是否世或以今布三幅裂爲六片而用五如此則不至甚狹而庶與古布二幅爲六者相近云此說如何黃宗海 沙溪曰我

國布甚狹若不連幅則大小歛絞布尺寸之數皆不合古制連幅之未安不猶愈於狹布之不中度乎大歛橫布如來示爲之則庶不戾於古意矣

又曰大歛橫絞若依中朝布裂爲三片則狹不可用矣須取三幅每幅裂爲二片而用五可也家禮輯覽

遂庵曰小歛布連幅大歛布不連幅答趙鴻猷

環絰

問若用環絰之制則斬衰齊衰並用之歟李惟泰沙溪

曰禮經及丘儀可考

雜記小歛環絰公大夫士一也疏親始死孝子去

冠至小斂不可無飾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弁而貴賤悉同加環絰故公大夫士一也○大記君將大斂子弁絰即位于序端註弁絰素弁上加環絰未成服故也疏成服則着喪冠也此雖以大斂爲文小斂時亦弁絰○丘氏曰按此二條及諸家之說則首絰之下必有巾帽以承之可知矣三代委貌爵弁之類今也不存宜用白巾如俗製孝巾小帽之類似亦得禮之意又曰小斂之後倚堂之前凡有服者不徒具腰絰又當具絞帶但服斬者用環絰齊衰以下首不用絰皆免耳按儀禮禮記皆無齊衰不用環

經之語而丘儀但服斬者用之可疑

白布巾

問儀節小斂條所謂白布巾何樣布耶姜碩期 沙溪曰此必練布也時未成服故不得遽用生布也

遂庵曰古者無孝巾故以白布巾爲飾今則從備要旣着孝巾何可幷戴白巾答姜宰望

括髮免布頭帣幷論

牛溪問免布家禮只用一寸絹裏頭而丘氏用白布巾以代之何歟家禮言露首而丘氏用頭巾未知古禮如何龜峯曰宜從家禮

同春問家禮男子斬衰者袒括髮齊衰以下皆袒免云云未知斬衰者只括髮而無免齊衰者只免而無括髮耶所謂括髮其制如何沙溪曰家禮此條果不詳備當以小記及語類爲準

喪服小記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註親始死子服布深衣去吉冠而猶有笄縰徒跣扱深衣前衽於帶將小斂乃去笄縰着素冠斂訖去素冠而以麻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而繞於紒如着幓頭然幓頭今人名掠髮此謂括髮以麻也母死亦然故云爲母括髮以麻言此禮與喪父

同也免而以布專言爲母也盖父喪小斂後拜賔
竟子卽堂下之位猶括髮而踊母喪則此時不復
括髮而着布免以踊故云免而以布也○語類括
髮是束髮爲髻鄭氏儀禮註及疏以男子括髮與
免及婦人髽皆云如着幓頭然所謂幓頭卽如今
之掠頭編子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却繞髻也
尤庵曰括髮古者無被髮之制故但以麻繩圍繞於
髻而謂之括髮齊衰以下之免亦然矣但有麻與布
之異耳家禮所謂撮髻者亦是繞髻之義耶至於語
類所謂束髮爲髻云者似是束其所被之髮而爲髻

之意然則與古之所謂括髮者其制不同耶先師於家禮輯覽亦無定說今不敢質言 答韓如琦

問括髮條大註曰括髮謂麻繩撮髻又按輯覽所引朱子說則只云括髮束髮爲髻而無麻繩二字皆與小記自項向前交於額上之說不同云云 李德明 南溪曰括髮一節家禮與古禮異者要解已以因書儀爲言蓋以喪服圖式爲證非空言也抑嘗思之古人笄縰而不被髮故只以麻繩括髮如免之制而已今人既已被髮無髻則勢須以撮髻爲重恐其不用自項交額之制者因此而然也

同春問家禮括髮條括髮用麻繩撮髻云者指斬衰而言也又以布爲頭須云者指齊衰而言也髽亦用麻繩撮髻云者又指斬衰而言也布頭須則蒙上文故不再云耶近考家禮斬衰章婦人服有布頭須則斬衰亦用布矣男子婦人似無異同括髮條布頭須亦通斬衰看如何愼獨齋曰斬衰章婦人服有布頭須則括髮條似當如之但此論婦人之制莫是從殺而言不分別齊斬耶男子而何可用布於斬衰乎

問頭須則一而男子則用於括髮婦人用於成服者何耶鄭尚樸南溪曰豈亦所謂婦人陰少變故耶

尤庵曰小斂後免非爲斂髮也免冠故免以代之耳答梁以杞

問免者不冠者服盖以免代冠而今人巾上亦加免何也李彥純南溪曰古者不巾至家禮因書儀有巾故加免於其上矣

陶庵曰按斬衰括髮之制與齊衰之免相等盖古禮親始死露笄纚將小斂乃去笄纚着素冠斂訖又去素冠於是時也頭無所着故以麻免代之而今則始死被髮斂後束髮而例着頭巾既着頭巾則麻免之制似無所施固當從古禮去頭巾而只用麻免習俗

之父有難猝變嘗見温公之說有曰齊衰以下着頭
巾加免於其上此則只言齊衰而不及於斬衰然免
旣加於其巾則括髮之麻亦無不可施之義愚意以
爲無論斬衰齊衰皆當着頭巾而加之以麻免此所
謂頭巾卽丘氏所謂白布之巾也或者謂免之爲名
出於免冠則旣巾而免殊無意義是則有不然者盖
孝巾所以承冠者非冠也龜峰嘗論要訣中用孝巾
行祭之失曰免冠而拜先祖可乎栗谷亦不能難以
此觀之巾之不可爲冠明矣然則白巾上加麻免有
何不可乎便覽 四禮

婦人髽簪

沙溪曰婦人撮髻以麻指斬衰而言齊衰則以布也小記說可考答黃宗海

喪服小記註髽有二斬衰則麻髽齊衰則布髽皆名露紒

同春問家禮婦人喪服竹木爲簪喪禮備要竹簪或用木爲之云云未知斬齊衰通用或竹或木耶沙溪曰家禮與儀禮不同附錄于下

儀禮喪服圖式斬衰箭笄箭篠竹也箭笄長尺凡惡笄皆長尺歟○始死將斬衰婦人去笄至男子

括髮着麻髽之時猶不笄成服始用箭笄惟妾爲
君之長子雖服斬衰不着箭笄○齊衰惡笄有首
惡者木理麤惡非木名也或曰榛笄也以榛木爲
之有首者若漢之刻鏤摘頭○女子子適人者爲
其父母及妾爲女君君之長子惡笄有首餘無明
文則期之笄未詳○婦人惡笄終喪惟女子子旣
卒哭而歸夫家則折吉笄之首吉笄象骨爲之有
首爲其太飾故折之

南溪曰髽云者謂婦人之髻也吾東方平日無婦人
作髻之事雖當喪只依俗斂髮而已答李衍泰

問男子同五世祖者皆袒免云而婦人則只曰髽于別室無某親所限 李德明 南溪曰婦人之禮視男子加略況有出嫁降服之節則恐當只以有服者限之耳

大斂之具

大斂布 見小斂之具條

大斂衾

同春問初殮所覆之衾不用於襲斂耶沙溪曰溫公說可攷

溫公曰按士喪禮疏云大斂之時兩衾俱用一衾承薦於下一衾以覆尸則始殮所用之衾至大斂

卽以承薦非停而不用也

入棺之具

棺槨之制

尤庵曰周制棺槨七寸以周尺度之今則以木尺度之周尺七寸視木尺三寸不至大懸絶矣家禮則無寸數而溫公之論棺不欲厚其厚之稍減者意者始於趙宋乎答李選

沙溪曰按左二年宋文公卒始厚葬槨有四阿註四阿四注槨也以此觀之棺之有虛簷亦由此四注而成歟家禮輯覽

南溪曰虛簷似謂天板四方有剩分高足似謂地板設四足云耳灰漆謂以骨灰漆之取其有光云第未知果否也(答李行泰)

尤庵曰漆布不見於家禮而備要言之恐只可用於棺縫耳(答閔泰重)

問木匡(梁處濟)南溪曰匡卽以木片四合之制如翣之四旁是也然後乃施木板於其上備要初本正用此制今以簡便從下一說

問穿七星之義退溪曰南斗司生北斗司死

沙溪曰按或云嘗因遷葬者見其棺中則瀝青已化

爲糞土無復有其性盖松脂之所以千年化爲茯苓者以其有生氣也至瀝青則雜以蚌粉黃蠟淸油又煎炙爲用則又失其生氣也安有爲茯苓之理乎此言頗有理用者詳之又按朱子曰木棺瀝青似亦無益然則莫若只用於縫合處而已○家禮輯覽下同

又曰俗方松脂作末以麤布篩下八斤黃蠟以刀割碎法油少蚌粉各五兩二錢合煎乃用則棺內上下四方可足塗也或松脂一斤黃蠟法油少蚌粉各七錢弱合煎八次於事爲便法油先秤鍾子知其兩數次盛法油於其中秤之可知錢數

漆棺 見入棺條

棺中所鋪之物

沙溪曰俗禮先以白紙立鋪於棺内四墻數重次以乾燥正灰三四斗隨宜鋪底二三寸許加七星板于灰上前立鋪紙次疊藏之無使灰出外布褥席于其上 家禮輯覽

問今俗棺中鋪褥及席者何所據耶 李惟泰 沙溪曰開元禮有之五禮儀大喪條亦有之此無僭逼之嫌用之似佳

開元禮大夫士庶人喪大斂條云棺中之具灰炭

枕席之類皆先設於棺內

遂庵曰天衾之制未知自何代始也衾制雖五幅至於天衾則一幅宜矣（答金光五）

成殯之具

素帳

問初喪用帳必素者何義（李顯稷）尤庵曰劉氏以爲靈座之間盡用素器以主人有哀素之心故也帳之用素或出於此耶

柩衣

同春問柩衣上玄下纁之制沙溪曰柩衣乃夷衾也

禮經可考

喪大記自小歛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註夷衾亦上齊手下三尺繒色及長短制度如冒之質殺○士喪禮牀第夷衾疏冒緇質長與手齊頳殺掩足夷衾亦如此上以緇下以頳連之乃用也此色與形制大同而連與不連則異也鄭云小歛以往用夷衾本爲覆尸覆柩不用入棺矣○幠用夷衾註夷衾本擬覆柩故歛時不用今得覆棺於後朝廟及入壙雖不言用夷衾又無徵文當隨柩入壙矣

又曰通典及開元禮并稱夷衾柩衣之名不知始於何時然古禮旣有明據遵用無疑 答同春

問夷衾 李櫓 尤庵曰古禮直謂之衾而俚無識而已今俗制如柩形自上單下未知出於何書耶鄙家果依古制甚便於用矣俗制則單下之際甚覺艱澁不便

又曰柩衣之制以古禮則上玄下纁而連縫之其形如常用之衾且上玄下纁皆當居半不必如質殺之下三尺上齊手也 答俞命賚

成服之具

衰服之制

退溪曰五服之布麤細之等尤是禮經所謹今人父母喪亦用細布甚失非輕而謬云中朝之布如是其可乎 答金就礪

朽淺曰古之織布之法齊衰以上生麻所織也大功以下熟麻所織也家禮大功條所謂大功粗熟布乃熟麻所織而非旣織之後用灰鍛治者也 右五服布

退溪曰體豐者衰服加用別幅亦恐不可若豫有廣幅布別摽者以備急用則可蓋豫凶備人家所不免也 答金就礪

問古者布廣二尺二寸今之布幅甚狹必連幅而用

之耶姜碩期 沙溪曰古者布之廣狹升數皆有定法其廣必二尺二寸故衰衣與袂縱横皆二尺二寸取正方也吾東之布則其廣至狹有一尺五六寸者有一尺二三寸者若不連幅而其人肥大則不得穿着衣袖亦短不成貌様必須連幅用之然後衣可以容身袂可以芘手而合縱横正方之制或言連幅非古制不可爲也不通之論也 右衰布連幅當否

沙溪曰衰外削幅裳内削幅初不言三年與期功之異衰皆外削幅可知也 答姜碩期

問裳縫内向衣縫外向不同何也 成文憲 南溪曰凡服

衣重而裳輕縫向外者示變於吉也右內外削幅之異

問辟領之制家禮本文已詳且其義則特著於大全答周叔謹書其曰是有襞積之義者正猶衰負版之寓悲哀心甚有情理而楊氏謂辟猶開也從一角反摺肩上似甚苟簡無謂而備要必取此說恐當以家禮爲正李東遂庵曰此一段來示似是

南溪曰袷乃古交領之制非楊氏所創也今識禮家只用於孝子喪服盖亦鮮矣其裁制法有巧思者皆能之。答柳貴三右袷

又曰喪服制度註曰衣帶下尺者要也猶今言要帶

故其說以要爲準答鄭尚樸○右帶下尺

同春問喪服綴衽之制齊斬皆同否沙溪曰喪服疏可考

喪服疏斬衰衽前掩其後齊衰衽後掩其前右綴衽

退溪曰負版與衽連幅用之恐不可答金就礪

問負版之義閔泰重尤庵曰負其悲哀之心之義右負版

問裳制前三後四之義梁處濟南溪曰喪服疏曰前爲陽後爲陰前三後四各象陰陽也右裳

同春問喪服衰負版辟領或有不用於傍親者是果有說歟沙溪曰楊氏謂旁親不用衰負版辟領以爲

朱子後來議論之定者愚按儀禮衰裳之制五服皆同只以升數多少爲重輕父母重故升數少上殺下殺旁殺輕故升數多云云儀禮雖輕服弁無去衰負版辟領之文家禮至大功始去之後賢損益之意也其曰衰負版辟領惟子事父母用之此外皆不用云者乃楊氏之說也今之行禮者牽於楊說雖於祖父母及妻喪亦不用殊失古禮之意矣鄭註曰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無所不在丘氏曰孝子哀戚無所不在云者特擧最重者而言之耳又曰齊衰三年以下至不杖期皆名齊衰而不異其制

當從家禮本註爲是云丘說恐得之

又問家禮卷首圖云衰負版適惟子爲父母用之其餘不用者不裁濶中當從之否沙溪曰按功緦以下之衰雖去負版辟領衰而濶中則與齊衰無異故楊氏曰衣服吉凶異制衰服領與吉服領不同也圖說舛誤不可從也布期功以下衰制同異

中衣直領之制

同春問衰服之下承以布深衣禮也但深衣之制當緝邊此不宜於斬服如何沙溪曰中衣在衰服内雖緝邊可也禮經何可違也

愼獨齋曰直領雖俗制然斬衰當斬下齊耳答崔碩儒

問中衣當初循俗用中單之制今欲依古禮用深衣抑仍舊無妨否李選同春曰皆不妨

尤庵曰直領中單之制不見於家禮不敢質言只是斬衰不緝齊衰緝之云則以衰服之制推而言之耳答金得洙

南溪曰雖喪服若用古深衣之制則緝邊無疑至於中單衣乃是俗制本無所據恐不用緝邊答梁處濟

又曰古者喪人衰服內着布深衣而別以布緣邊盖此最在身裏如今袍襖之類不係於喪服故自緣其

邊雖着此服當出入時不得不更着生布直領此則固非出於禮經而猶是表而出之在外似不當緣邊耳答權鏞

陶庵曰備要旣云中衣各如其服則朞以下亦當以次減殺以稱本服今所謂道袍卽當以中衣看矣答金時鐸

孝巾 素委貌弁論

問家禮無布頭巾以承屈冠而人人用之者何所據耶黃宗海 沙溪曰按禮禿者縗巾加絰而國俗例於喪冠下施孝巾出自丘儀雖非古禮恐亦不妨

南溪曰漢輿服云委貌與皮弁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形如覆杯前高廣後卑銳然後世所不存丘氏已言之安有鄕名之可言耶但其圖今見輯覽○答梁處濟下同

又曰委貌見上素弁圖式註爵弁之形以木爲體廣八寸長尺六寸以三十升布染爲爵頭色赤多黑少今爲弁經之弁其體亦然但用素爲之

屈冠之制

問冠梁作幅沙溪曰用紙糊爲材廣五寸二分半裏以布乃就其上摺作三幅爲廣三寸而用線縱縫之世俗不曉此制先作材廣三寸然後用布幅褁其上

者非也按緇冠亦以紙糊爲材廣八寸然後乃就其上襞積爲五梁而爲廣四寸此亦可見矣又據家禮本文不謂以布爲㡇而裹之乃言裹以布爲三㡇則是先裹以布而後乃作㡇可知矣

南溪曰冠襞積向右雜記註曰吉冠攝縫向左左爲陽吉也凶冠攝縫向右右爲陰凶也其小功以下向左者服輕者殺可以同於吉冠故耳 答羅斗甲

問冠圖外畢謂冠末向外而止耶 三柳貴 南溪曰來示得之家禮所謂向外反屈者是也

首絰腰絰

退溪曰首經家禮無兩股之文故儀節及補註皆云當單股但周禮弁師王之弁經弁而加環經鄭康成曰環經大如緦之麻經纒而不糾賈氏曰緦之經兩股環經則以一股禮檀弓子柳妻衣衰而繆經云云請緦衰而環經註繆絞也謂兩股相絞五服之經皆然惟弔服之環經一股此等處非一則當從禮註說爲正答金就礪

又曰首經單股周禮謂之弁經古人用此經以弔喪乃經之至輕者也五服之經皆兩股況於親喪用單股經乎儀節之文吾所未知也今勿疑用兩股今俗

用三股亦無稽之事不可從也答李德弘
沙溪曰據禮經及朱子說小斂之經當用單股成服之經當用兩股而丘儀及補註小斂成服通用單股恐不可從也
雜記小斂環絰註環絰一股疏親始死去冠至小斂不可無飾加此環絰也○檀弓衣咨衰而繆絰註繆絞也謂兩股相交五服之經皆然唯弔服之環絰一股○問三禮圖苴絰之制疑與環絰相似近得慶丈所畫紐而爲繩屈爲一圈相交處以細繩繫定本垂於左末屈於內似覺與左本在下之

制相合朱子曰未盡曉所說恐廖說近之右首經用兩股

同春問家禮斬衰首經九寸腰經七寸何義沙溪曰

此與儀禮文雖異實則同當叅考

喪服傳苴經大搹去五分一以爲帶齊衰之經斬

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大功之經齊衰之帶

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小功之經大功之帶也去五

分一以爲帶緦麻之經小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

爲帶疏苴麻之有蕡者以色言之謂之苴以實言

之謂之蕡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經實也明

孝子有忠實之心麻在首在腰皆曰經分言之則

首曰絰腰曰帶首絰象緇布冠之頍項腰絰象大帶○鄭云盈手曰搹搹搤也中人之搤圍九寸據大拇指與大巨指搤之以五分一爲數者象五服之數也疏圍九寸者首是陽取陽數極於九自齊衰以下取降殺之義無所法象右斬衰首腰絰寸數等差

又問家禮斬衰首絰麻本在左末加本上齊衰首絰本在右末繫本下何義沙溪曰儀禮註疏詳論之可攷也

士喪禮苴絰下本在左牡麻絰右本本在上註苴絰斬衰之絰也下本在左重服統於內而本陽也牡

麻絰齊衰以下之絰也右本在上輕服本於陰而統於外疏按雜記云親喪外除鄭云日月已竟而哀未忘兄弟之喪內除註云日月未竟而哀已殺此言統內統外者亦據哀在內外而言本陽本陰者亦據父者子之天爲陽母者子之地爲陰而言也○喪服疏下本在左以父是陽左亦陽下是內言痛從心內發故也此對爲母右本在上也右斬衰首絰左右本之辨

又問今俗首絰之纓或不結而垂之沙溪曰不結非也禮意分曉

喪服傳長殤九月纓絰中殤七月不纓絰註絰有纓者爲其重也大功以上絰有纓小功以下絰無纓疏絰之有纓所以固絰猶冠之有纓以固冠亦結於頤下○家禮冠纓結於頤下首絰纓如冠之制右首絰結纓

問首腰絰及絞帶左絞耶右絞耶吳遂南溪曰右絞如帶法右腰首絰絞法

問腰絰散垂不言其絞云云退溪曰無三年散垂之理如此處恐或未備言行錄

龜峰曰腰絰散垂古禮至成服乃絞家禮則成服時

散垂古禮又散於啓殯又絞於卒哭而家禮皆削似是闕文又朱子曰腰絰散垂象大帶以是看之似終喪散垂而此說孤單今若從家禮散垂則卒哭後從古禮絞之爲可○腰絰從古禮成服時絞又散啓殯時又絞卒哭日亦合古禮答牛溪

同春問腰絰古者小斂後散垂三尺至成服乃絞家禮成服始言散垂三尺不言絞之之時何歟沙溪曰曾以此問鄭道可答云云其言似是寒岡說見下

寒岡曰家禮無乃因言經制而追記散垂之說乎非必散於方絞之日無乃覽者當詳之乎好禮之家一

從古禮而爲之恐未爲不可何必追散於將絞之時以違家禮本意乎答沙溪

沙溪曰按士喪記三日絞垂註成服日絞腰經之散垂者䟽以經小斂日腰經大功以上散垂不言成服之時絞之故記又言之小功緦麻皆初而絞之不待三日也旣夕禮丈夫散帶垂註爲將啓變也䟽散帶垂者小斂節大功以上男子皆然若小功以下及婦人無問輕重皆初而絞之玉藻五十不散送䟽始死三日之前腰經散垂三日之後乃絞之至啓殯亦散垂旣葬乃絞五十旣衰不能備禮故不散垂以此觀

之小歛日散垂而成服日乃絞明矣而又曰家禮散垂之文見於成服條而不言其絞之之時與禮經不同恐或闕文又按大全答胡伯量書曰絞帶一頭作環以一頭穿之而又揷於腰間以象革帶絰帶則兩頭皆散垂之以象大帶觀此文勢似謂成服後仍亦散垂然豈初年議論未定時之說歟恐當以禮經爲正家禮輯覽

問殤之絰不絞云云 梁處濟 南溪曰喪服疏曰殤大功亦於小歛服麻散垂至成服後亦散不絞與成人異也其義亦可推見右腰絰散垂

絞帶

退溪曰旣有經帶絞帶之大恐當有斟酌也答金就礪

尤庵曰絞正帶也絰加帶也絞盖象吉服之革帶絰象大帶也其在吉服先以革帶束衣而加大帶於其上故大帶有紳之名紳者申也盖申束革帶之義也此乃朱子說也然則絞旣正帶則與絰同其大何足疑也首絰之小於腰絰禮之末失也答或人

問絞帶之制李惟泰 沙溪曰此詳在家禮與儀禮其制以長繩中屈之作彄子然後乃合其餘繩是通全帶以繩爲之故曰繩帶卽三重四股也鄭道可謂只彄

子以繩爲之非是

喪服斬衰章傳曰絞帶者繩帶也疏曰以絞麻爲繩作帶故云絞帶也又家禮云絞帶用麻繩一條大半腰絰中屈之爲兩股各一尺餘乃合之其大如絰○丘氏曰按文公語錄絞帶較小於腰絰家禮大如腰絰今擬較小爲是

問三重四股之制金得洙 尤庵曰冢初單一股爲一重以此一股疊以爲繩爲二重又以此繩再疊爲三重如此則自成四股矣

問三重四股何義歟金光五 遂庵曰古制之義未可考

無乃取其堅緻歟

問腰絰象大帶絞帶象革帶則平時無大帶革帶幷着之文而只於喪日幷着腰絰絞帶於一時何歟吳遂

昌南溪曰如深衣大帶又以五綵條結之是象革帶也

喪中出入時服色見居喪雜儀條

杖

同春問苴杖家禮圖六節五禮儀亦六節何義耶今可從否沙溪曰據禮只齊心而已無六節之文

喪服傳杖各齊其心皆下本疏按喪小記杖大如

經註云如腰絰者以杖從心以下與腰絰同處故也杖所以扶病病從心起故杖之高下以心爲斷下本順其性也

問今世杖期之杖小於齊衰之杖不知有所據耶行李泰

南溪曰無明文然以叉用次等生布之說推之或有其理耶不敢質言

問父爲長子三年者及夫爲妻杖期者旣曰有杖則杖不可虛設可杖於出入之時而世俗絕無行者處梁濟

南溪曰豈以妻子之杖或厭尊或拘俗而然耶

屨

愼獨齋曰古之菅屨疏屨皆是草也朱子所謂草鞋未見其必藁也繩屨之制雖不可詳而豈有屨鞋皆有繩之理乎家禮斬衰用粗麻屨與古經不同今人齊衰亦用藁鞋不失古者疏屨之義何不可之有答鄭基磅

婦人喪服之制

問婦人服制朱子家禮似無明文瓊山儀節有大袖長裙蓋頭腰絰等服金誠一退溪曰今按家禮楊復註婦人用大袖長裙蓋頭而無絰帶之文云云然今於家禮本文亦未見三物之文只依丘氏禮爲宜

又曰婦人冠絰之制遵古禮則好然亦當自視其家行喪禮如何若他事不能盡如禮獨行此一節無益也又駭俗也答金就礪

問婦人服制若從禮經則衰如男子衰下如深衣無帶下尺無衽而經帶之大小一如男子耶抑從家禮大袖長裙之制乎朱子所謂婦人服不可如男子衰者何意姜碩期沙溪曰婦人服制儀禮經傳喪服圖式連衰裳具絰杖之制甚備必朱子晩年定論與家禮不同也好禮之家遵行甚佳曾問之鄭道可其意亦然喪禮備要具載之以爲用者之擇取耳

又曰按朱子曰喪服斬衰章疏婦人亦有絞帶布帶以備喪禮呂氏云無絞帶布帶當考家禮輯覽

問婦人服制儀禮與家禮不同而備要兩存之當何從李尚賢

同春曰從儀禮恐好

尤庵曰婦人大袖長裙無杖自是家禮之文雖違於儀禮似無害矣既用大袖長裙而用杖則兩違於家禮儀禮未知如何答李箕洪

又曰婦人服制家禮無杖而據儀禮則似不可闕故家禮附註丁寧言之舅夫是斬衰則用竹何疑齊衰桐亦甚明白矣答李遇輝

問大袖長裙與祭禮時大袖長裙不同耶 朴光一 尤庵曰其制當無吉凶之殊矣

又曰婦人服有經無冠無疑矣 答李檡

蓋頭之制

南溪問喪服婦人蓋頭之制備要云以布三幅聯之其長與身齊更無他制竊意與今襖子稍長者一樣以此製用無妨否宋時婦人似是吉凶皆用蓋頭如居家雜儀喪禮朝祖之類可考第此服必以兩手執之以擁蔽其面其出外則固可在堂祭祭時亦當用之否尤庵曰蓋頭之用於祭時未之前聞且家禮不

言其制尋常以爲與我國婦人所着不大相遠也其吉凶皆用則無疑矣○儀節旣曰全身障蔽又曰以一幅布爲之中國布其幅雖濶恐不可以一幅全身障蔽尤不知其如何也

南溪曰盛教所謂我國婦人所着未知指俗制羅兀而言耶然則用家禮婦人服制成服之家以布羅兀代盖頭其或可否答九庵

童子喪服之制

沙溪曰童子不冠則豈有孝巾及冠乎○答同春下同

又曰首絰象緇布之頍項也童子未冠何鈌項之有

乎申生義慶以爲婦人雖不冠有經童子亦當有之
婦人之經固有明文童子則不現諸書申說可疑鄭
景任云童子首經禮無所考來諭所謂童子未冠何
欽項之有者簡易明白恐攻破不得

禮疑類輯卷之三

禮疑類輯卷之四

喪禮

沐浴

沐浴水 見治喪具條中沐浴之具條

浴後去復衣

沙溪曰悉去病時衣易以新衣當在於疾甚之日而去復衣一節宜入於設床遷尸覆以衾之時 家禮輯覽

尤庵曰復衣浴後去之云者謂去之於身上其後置之靈座葬後以爲遺衣服自是常行之禮也 答或人

襲

襲衣冠帶履握手冒 見治喪具條中襲具條

復衣不用襲斂

同春問復衣用於襲斂不妨否沙溪曰禮經可考

喪大記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鄭註不以衣尸謂不以襲也復者庶其生也若以其衣襲斂是用生施死於義相反士喪禮浴而去之

襲不用緇冠小帽

問加幅巾而無用緇冠之文何耶 吳遂昌 南溪曰吉凶詳略禮固不同

遂菴曰古者人死不冠之說文元公引之必有所考

據矣答李志逵

南溪曰小帽子始於唐時今則人無不用然非禮經所載也況其制不如幅巾之當於冠網巾之當於縰終不可闕者則恐難用也答權鑽

右衽結紐

問家禮襲章無右衽之文備要遷尸其上下註曰衣皆右衽小帶似可結而無結之訓權鑽南溪曰家禮至小斂始曰左衽不紐襲之右衽因此可知故備要云然襲時雖無結紐之文俗禮亦多行之者矣

襲奠始死奠幷論

問始死必用脯醢之奠者何義歟 姜碩期 沙溪曰檀弓及劉氏說可考

檀弓始死之奠其餘閣也歟註閣所以庋置飮食盖以生時庋閣上所餘脯醢爲奠也疏鬼神所以依於飮食故必有祭酹但始死未容改異故以生時庋上所餘脯醢以爲奠也○劉氏璋曰凡奠用脯醢者盖古人家常有之如無別具饌數品

又曰儀禮襲及小斂奠皆設於尸東當肩家禮小斂奠則設於尸南家禮與儀禮不可合一意看也 答黃宗海

又曰儀禮疏云奠設于尸東者以其始死未忍異於

生其義可知也春答同

問備要襲奠圖左醯右脯靈幄奠圖則左脯右醯彼此不同何歟凡祭果用偶數而獨於靈幄奠圖果用奇數何歟申佾南溪曰脯醢左右果不同大抵左脯右醢乃象生時之意恐此爲是其右脯左醢者似是寫誤致然至於果品東俗例用陽數出於五禮儀準禮此亦當從虞時兩大祭減用二器而獨用三器者有未盡正故也

陶庵曰古禮有始死奠而家禮則有襲奠備要仍之盖以襲在當日故也今或襲斂過期甚或至於多日

其間全無使神憑依之節豈非未安之甚者乎玆依古禮移置於易服之下如無閣餘酒脯之屬雖別具亦可且一日一奠誠不忍廢若累日未襲者每日一易爲當（四禮便覽）

偕喪襲斂先後（見喪變禮并有喪條）

喪中死者襲斂衣服（見喪變禮喪中身死條）

爲位

歿者襲後生者有位

陶菴曰襲在於歿之當日未襲之前男女哭擗無數奚暇爲位而哭雖或延至二三日之後必歿者襲而

後生者方可有位也答李命元

位次隨時而變

栗谷曰尸在床而未殯男女位于尸傍則其位南上以尸頭所在爲上也旣殯之後女子則依前位于堂上南上男子則位于階下其位當北上以殯所在爲上也發引時男女之位復南上以靈柩所在爲上也隨時變位而各有禮意擊蒙要訣

牛溪問家禮服位只有襲後爲位而成服位則無儀節旣殯之後則似當與襲後爲位不同而丘氏儀節亦無明文今不知何據龜峰曰襲後位次南上者以

在尸傍以尸首爲上也殯後旣位于堂下則位次當北上亦以襲時尊尸之義爲也今人多膠守襲時位次而不改於殯前位之宜下居近尸首尊者反在於下甚不可仍

同春問家禮爲位註主人坐於床東奠北衆男坐其下期功以下皆南上而殯後不言位次今人或仍奠北之位而以南爲上或就東階下而以北爲上何者爲得沙溪曰成殯後當以尸柩所在爲上主人之位以北爲上衆主人自北而南古禮然也家禮不分曉可疑

士喪禮朝夕哭婦人即位于堂南上丈夫即位于門外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擊蒙要訣云云見上

問發引時男女之位一依殯後之儀而無變歟問維重

同春曰當然

朽淺曰云云今雖從俗設哭位於幄內而其禮當如壙東西之位答李成俊○見及墓條中設靈幄條○下同

問下棺前孝子云云吳益升尤庵曰云云

問喪禮備要虞祭主人以下入哭條註云皆入哭於靈座前其位皆北面丈夫處東西上婦人處西東上

然則虞祭時男女之位皆在堂上歟虞後朝夕上食時位次亦如虞祭之儀乎閔維重同春曰當然

沙溪曰家禮虞祭主人以下云云答同春○見虞條中入哭位次條

南溪曰家禮主人位次床東奠北者初喪在家之禮也奔喪卽堂下東之位者殯後自外至之禮也義自不同答李行泰

又曰爲位之儀則葬前婦人位乎堂上東面丈夫位乎堂下西面至虞祭時主人兄弟及與祭者皆入哭於靈座其位皆北向丈夫處東西上婦人處西東上一如祠堂參禮序立以此觀之几筵朔望之祭亦當

依此爲之不必追用葬前朝夕哭奠之儀答李鼎新

人家狹隘位次變通

南溪曰家禮殯于正堂內外東西之位自無所妨今則人家形勢難得如此只依備要說行之恐當答文後開

又曰朝哭註主人以下皆服其服入就位所謂位者盖指爲位而哭條牀東西向位也竊詳家禮葬前則皆用此位如弔時哭出西向及朝祖時男子由右葬時壙東西向之文俱可爲證故儀節曰男位於柩東西向女位於柩西東向今備要直用儀禮門外西向之位恐非家禮本意但今人家廳堂狹隘勢不得不

作階下位次然則依開元禮或升或降似宜上尤庵

喪人位在諸父上

問家禮時祀設位圖世各異行雖宗子立於諸父之後而至喪禮則其位反在叔父上何也韓雚牛溪曰家禮初喪立喪主所以重宗統絶窺僭也家廟作阼階惟主人當之雖諸父位於前而皆不敢當阼階之前矣然則孝孫承重必以主喪受吊而當主人之位無可疑矣

沙溪曰祠堂序立常禮也襲後及祥禫祭皆以服之輕重爲次雖諸父在喪人之後何未安之有乎答黃宗海

飯含

飯含諸具見治喪具條

飯含諸節

問飯含主人被髮而行之似非愼終之意古禮有可據變易之節耶期姜碩沙溪曰斂髮當在小斂之後飯含時無變易之節矣

尤庵曰瞑巾襲後覆面之巾也子孫含則擧此巾賓客含則當口處有孔使之不擧而含焉卒襲時去之與下幎目各是一物也答或人

問爲飯含由足而西東面而擧巾其所以東面者何

義無乃東是生養之方故人子不忍死其親而然耶
鄭尚樸 南溪曰似或然也
問扱米之必用左手者袒左故耶云云沈處濟 南溪曰
用左手便也其必左袒者覲禮疏云禮事無問吉凶
皆袒左主人兄弟雖不預舉扶之列恐不可廢
退溪曰不獨飯含如斂絞舉尸撫尸之類皆喪者所
當自爲古人於此非不知有所不忍所以必如是者
以愛親之至痛迫之情當此終天之事不自爲而付
之人尤所不忍故古禮如此今人不忍於小不忍而
反忍於大不忍切恐不可答鄭惟一

遂庵曰飯含餘米埋之似無妨答崔徵厚

承重孫幷有祖喪母喪飯含見喪變禮并有喪條

飯含代行

問長子病則飯含等事當代以次子乎長子之子乎尹案尤庵曰古禮有使客爲之之文引用此文或爲有據矣

子婦喪飯含

問子婦喪飯含贈玄纁當使夫若子主之耶云云尹案尤庵曰飯含亦有賓客爲之之文恐無一定之主也贈是重禮舅似主之而旣無明文不敢質言

追後不可解斂飯含見喪變禮道有喪條

靈座

設靈座之所

同春問大斂後設靈座於故處所謂故處指何所耶
沙溪曰將大斂先遷靈座於旁側大斂畢復設靈座
於故處所謂故處指堂中而言也非謂棺前也置棺
于堂中少西設靈座于堂中乃禮也家禮會成復靈
座註云設于棺前儀節置於棺前皆失古禮之意旣
置棺於堂之西而設靈座於棺前則是果靈座之故
處乎

梳制見治喪具條中靈座之具條

魂帛椅上置褥衣當否

問設魂帛註云椅上置坐褥褥上置遺衣云云梁處濟

南溪曰椅上以下即儀節文恐不必準用

復衣置靈座葬後不埋弁論

問復衣令人納之魂帛箱中何所據耶黃宗海 沙溪曰

禮遺衣裳必置於靈座今以復衣置於靈座恐亦無

妨若弁魂帛埋之則不可

慎獨齋曰復衣古無埋之之語而今皆埋之若從古

則似當與遺衣服藏于廟中矣答崔碩儒

南溪曰詳禮意所謂遺衣裳設於靈床者似只頓置於靈床而仍加䰟帛其上非如今人所謂納籍也答李箕洪

爐盒酒果同設

問置靈座註設香爐盒盞注酒果於卓上或曰初喪荒迷之際祭儀未備故不設香案此言如何至虞祭始曰設香案虞祭以前同是初喪故如此耶金榦南溪曰或者之說恐得之輯覽圖爐盒亦與酒果同設矣又曰設盞注酒果於卓上者盖將進之也然此非當進之節故必俟小歛時撤襲奠而行此奠也答柳貴三

遂庵曰家禮襲奠小斂奠之間更無他奠意者設香爐盒盞注酒果於卓上云者預備此物於別卓欲用於小斂奠備要圖以香爐等物置於倚卓之前似失家禮本意答金秀五

魂帛

魂帛之制見治喪具條

魂帛出納開閉之節

尤庵曰家禮魂帛無用箱之文至返魂註始有魂帛箱之文然用蓋開閉則未有考豈置帛於箱而以帕或覆或開耶答韓如琦

問栗谷云朝奠後魂帛不可入于箱夕奠後始納箱而入于帳內魂帛無故終日出置未知如何李樿尤庵曰開閉出納甚覺煩瀆只依祭時神主之儀以帕代櫝而開斂如何大槩家禮無明文只得隨事之便耳

問束帛箱世俗夜則匱而卧置之晝則開而立置之金得洙尤庵曰卧置似是禮意

遂庵曰奠及上食時倚立魂帛雖無可據之文而備要圖有之何可已也答或人

南溪問奉魂帛入就靈床俗以魂帛安於衾枕之間恐涉煩猥似當依儀節奉置床上而已未知如何尤

庵曰靈床之制世俗夕時展衾正枕一如平時然後奉魂帛置于衾枕之間雖似猥屑然以朝夕設奉養之具如平生及設盥櫛之文觀之則如此恐亦無妨

南溪曰魂帛出入時本不用箱盖以巾覆之而已至於設奠時則必奉竪魂帛於箱上所謂不開者非是答李綖

遂庵曰帛箱以西爲上似宜答安太爽

埋魂帛見虞條

銘旌

銘旌尺度見治喪具條中銘旌之具條

大夫士之辨

問大夫士之辨沙溪曰通典諸說可攷我國之制雖不知一如古制而大槩嘉善以上以大夫論或云通政亦古之下大夫

通典賀循曰古者六卿天子上大夫也今之九卿光祿大夫諸秩中二千石者當之古之大夫亞於六卿今之五營校尉郡守諸二千石者當之上士亞於大夫今之尚書丞郎御史及秩千石縣令在官六品者當之古之下士亞於中士今之諸縣令長丞尉在官八品九品者當之○李氏覯曰一命

者天子之下士公侯伯之上士子男之上大夫也

再命者天子之中士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也

三命者天子之上士公侯伯之卿也○丘氏曰按

一命若今八九品官再命若今六七品官三命若

今京官五品以上者

有資級無實職妻從夫實職幷論

南溪曰受嘉善之命而無實職則恐不得已只當以

新資而合舊銜癸卯初延平以資憲爲吏叅項者李

相降拜知中樞老職雖非常官之比其以崇品而合

卑銜恐無所殊答李興新

寒岡曰 國法雖通政而非經實職則妻不許封嘗見一京朝官升堂十年而後喪室神主不敢書淑夫人其後除判决事始改題其夫人神主聞者曰是禮也答旅軒

同春問無實職而只有資級者其妻稱號可從資級而書之乎沙溪曰當從實職不可但以資而稱某封也書鄕貫某氏爲可

南溪曰近例外官不得封及婦人則是不得出夫人帖也旣不受命帖而徑自書旌恐於義不可答金洪福

贈職實職先後書婦人書眞誥及書兩行并論○見題主條

不書致仕 同上

書處士徵士別號 同上

削官者及其妻稱號 見喪變禮被罪家喪禮諸節條中銘旌題主條

無官者及其妻稱號 見題主條

婦人書封氏

問銘旌只言書某官某公而不言書某封某氏何耶 金榦

南溪曰本文旣以三品五品六品爲說是以男子主之也其不別擧某封某氏蓋出從簡之意亦非有闕耳

書姓貫當否 見題主條

庶孽稱號

問無官而非學生者旣稱以學生則非文非武之庶孽亦可以稱校生耶 閔泰重 尤庵曰從生時所稱可也於家禮復條可見矣

又曰武藝庶孽銘旌以武學或以業武書之如何 答洪友戢

又曰許通庶孽於榜目書以許通則歿後題主亦當依此耳其未許通者隨生時所稱而書之耳 答沈梯

遂庵曰學生業儒當從在時所稱 答閔鎭綱

庶孽婦人銘旌稱號

沙溪曰氏所以別其姓也庶孽雖賤稱之何嫌且召史之稱不典或曰書以某姓之柩無妨云答同春

尤庵曰妾用氏字未見其借娘字亦未有娼女之嫌朱韋齋稱朱子母夫人爲娘矣召史之稱果不典雅矣答吳益升

問嫡庶婦人幷稱某氏則無別李顯稷 尤庵曰幷稱恐無不可古禮皇后稱氏諸侯夫人亦稱氏士大夫妻亦稱氏矣

靜觀齋曰稱以召史雖似不典自有 國法可據必欲稱氏則不無犯分之嫌盖無禮文可據故也與其

從無可據而有犯分之嫌曷若從 國典之爲穩耶
沙溪所謂稱某姓者則終未知其可也答李知白
芝村曰即今常漢女人皆稱召史生爲士大夫妾與
常漢有別而死乃與常漢同稱亦涉未安鄙意若以
庶孽而爲人妾則稱氏其本賤人則依問解中或說
稱姓似稍合宜答閔鎭厚
遂庵曰庶孽孺人之稱未知其穩當答金光五

殤喪稱號見殤喪諸節條

銘旌書柩字

問尸未在柩則之柩二字無乃虗耶鄭尚樸南溪曰恐

是要其終而稱之

立銘旌

問銘旌初立於右終立於左何也(鄭惟一)退溪曰按尸南首而靈座在其東則疑其初所謂立於靈座之右與其後立於柩東者同是爲右蓋自尸南首而言則東爲右非左也

沙溪曰按士喪禮置于宇西階上疏此始造銘旌訖且置於宇下西階上待爲重訖以此銘置於重又入下文卒塗始置於肂(以二反埋棺之坎也)若然此時未用權置於此也以此觀之今倚於靈座之右者疑亦權置(家禮輯覽)

又曰家禮銘旌倚於靈座之右亦古禮權置西階之義大斂後設跗于柩東隨處而雖異其所盖靈座在東殯在西以靈座言之則在右以殯言之則在東在於靈座與殯之兩間矣儀節圖與家禮似不大異但尸柩在堂中間與靈座正相値殊失少西之義耳來喩云用素帳特時俗之爲者此亦不然士喪禮帷堂註曰必帷之者鬼神尚幽闇也家禮亦曰以帷障卧內又曰主人以下出帷外又曰設襲床於帷外帷之見於禮者如此想銘旌本屬於柩故家禮圖亦在幃內更詳之答申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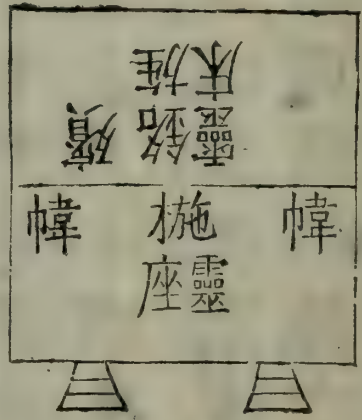
北

靈牀 屍牀

韡 椸 韡

靈座

親厚入哭

服色哭拜諸節 弔慰并論

問始死而弔將何服主人出見賓否 李惟泰 沙溪曰檀弓及諸儒說可考

檀弓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曾子曰我過

矣夫夫是也疏凡弔喪之禮主人未成服之前弔者吉服吉服者羔裘玄冠緇衣素裳又袒去上服以露裼衣此裼裘而弔是也主人旣變服之後弔者雖着朝服而加武以經武吉冠之卷也又掩其上服若是朋友又加帶此襲裘帶經而入是也○魏氏堂曰主人未成服來弔者宜淺淡素衣今人必以白衣往弔者非也○丘氏曰按高氏曰古人謂弔死不及尸非禮也今多待成服而弔非矣又曰親始死雖不敢出見賔然有所尊者不可不出
尤庵曰靈座魂帛銘旌之具一時皆備則待其設而

哭拜可也如或曠日未設則親厚之人何可等待不入哭乎哭尸而當拜與否則未有明文不敢質言答尹寀

問臨尸哭盡哀則出拜靈座時不哭耶閔泰重尤庵曰當看情義之輕重也

問子游之弔也小斂前裼裘而吊今小斂前帶黑帶可乎李東者南溪曰禮意如此故子游行之今亦恐無不可行之理

陶庵曰未小斂時裼裘而弔曾子旣許子游以知禮無服則無論姓之同異以吉衣帶入哭恐無妨答安鳳胤

問備要引丘儀節文煩碎此處從家禮似甚簡當李東

遂庵曰丘儀盖出於君使人弔襚禮故備要引之欲使用於所尊也若敵以下則從家禮爲宜

小歛

小歛布 見治喪具條中小歛之具條

舒絹疊衣

沙溪曰按五禮儀大夫士庶人喪引此節文削去絹字只有舒疊衣三字未知如何恐是別用絹一條舒之而次疊一衣藉其首仍卷兩端補其首之兩旁與肩相齊然後以絹結之使不解散 家禮輯覽

愼獨齋曰凡束絹者兩端各卷之以兩卷合而束之今者解其束而舒之置於尸首之下要以兩端之卷知補其空缺也 答金之白
尤菴曰此四字以文勢觀之則云云 答或人與少溪說同

左衽不紐

問不紐世皆以爲去紐如何 金就礪 退溪曰紐按喪大記左衽結絞不紐註衽衣襟也生向右左手解抽帶便也死則襟向左示不復解也結絞不紐者生時帶並爲屈紐使易抽解死時無復解義故絞束畢結之不爲紐也詳此註意此所謂紐非指衣襟之係亦非

指帶當指絞布之結而言也若家禮及儀註所謂不
紐者與喪大記不同襲帶已結於前而小歛不用帶
則非指帶也其下方有未結以絞之文則又非指絞
布也正指襟係而言也然凡結無耳則難解有耳則
易解紐者結之有耳者也篇首深衣帶圖下註釋紐
爲兩耳是也故家禮儀註皆曰不紐未嘗言去紐可
知是存其係而結之不爲紐耳世俗截去衣係則誠
誤矣
沙溪曰按士喪禮註遷尸於襲上而衣之凡衣死者
左衽不紐開元禮亦如此而家禮至於小歛始有之

是亦未恐遠死其親移之於小斂耶 家禮輯覽

尤庵問家禮襲則右衽而或有自襲至大小斂皆左衽者何所據而然歟家禮小斂條以餘衣掩尸左衽不紐者若指襟係而言則凡衣襟之係皆在於右若左衽則自無可係之紐而旣曰左衽又曰不紐何也沙溪曰家禮與喪大記士喪禮似不同未知果何如也

喪大記小斂大斂皆左衽結絞不紐註衽衣襟也生向右左手解抽帶便也死則襟向左示不復解也結絞不紐者生時帶並爲屈紐使易抽解死時

無復解義故絞束畢結之不爲紐也按士喪禮乃襲三稱註遷尸於襲上而衣之凡衣死者左衽不紐又按開元禮亦如此而家禮至於小斂始爲左衽是不忍遽死其親而移之於小斂也家禮所謂不紐與喪大記結絞不紐之文意各有異家禮旣曰左衽不紐其下又曰裹之以衾而未結以絞則家禮之意似謂旣爲左衽不得結小帶是不結衣襟之小帶也世俗不知者割去小帶亦可笑也士喪禮襲三稱鄭註雖有左衽之說考諸經文初無此意鄭氏因喪大記小斂大斂皆左衽之文而有此說喪大記實無襲亦左衽之意而至大小斂始爲左衽則當從喪大記及家禮之說不可從鄭氏誤見也奇高峰及退溪門人力主鄭說恐不可也

問左衽者夷狄之風而喪大記死者小斂左衽者殊甚可疑成晩徵遂庵曰左衽註云云見上蓋欲與生時有變也此制肇於周公儀禮之撰而夷狄左衽之說始

見於春秋之後後世禮家遵承古經則夷風之嫌何必區區

小歛未結絞

問家禮小歛未結絞未掩面者孝子之至情而令人多以尸體浮動爲慮而即爲結絞誠所未安 黃宗海 沙溪曰來示然矣當以家禮爲正然丘氏所論亦似有理

丘氏曰儀禮無未結絞未掩面猶俟其生之說家禮此說盖本温公書儀也今擬天氣暄熱之時死者氣已絶肉已冷决無可生之理宜依儀禮卒歛

爲是

南溪曰云云然丘氏又有當暄熱時依儀禮卒襲之說恐當酌處也 答李德明

擧尸憑尸之節

問擧扶之際侍者與婦女在位滚同似未安 梁處濟 南溪曰喪大記奉尸俟于堂註於遷尸主人主婦已下從而奉之孝敬之心此男女之證也侍者不必皆賤隷容有近臣室老且其位次各異喪事嚴急所不得而避焉者若其母之喪內御者浴髮詳見士喪禮

問庶子有子不憑尸之義 李純彦 南溪曰有子則或不

主其喪故也更詳之

小大斂入棺不敬之戒

頤庵曰小斂大斂者只要掩盖尸體仍爲固護之道耳今俗惟以縛束牢緊爲能事擇壯者極力結絞誤矣禮於小斂猶未結絞者豈獨孝子欲時見其面乎盖人死一二日或有復生者矣而緊絞若此是重絕生道也豈禮以明日小斂又明日大斂之本意哉况於入棺之後多塡衣服高若堆阜及加盖板乃用長木大索左右挽引若有不合又使健僕並登而蹴踏其爲不敬未暇論矣胸陷腹折必至之勢也而可恐

爲乎護喪者結絞當一如禮棺中只令平滿其長木
大索等物切勿備之可也
小歛變服
問禮記小歛環絰散帶可行之否退溪曰節文太繁
恐不可從只得依家禮小歛括髮成服腰絰只不散
垂爲當言行錄
牛溪問小歛變服斬衰用環絰白布巾腰絰帶散垂
三尺具絞帶此禮見於丘儀未知一出於儀禮而以
補家禮之闕者歟龜峰曰環絰等變服一節雖載於
丘儀而家禮之所删也自初終至成服其間變服節

次甚有等級不可棄朱子所定而又尋古禮

沙溪曰按古禮環經小斂時所着而至襲經去之儀節在於憑尸之後當以禮經爲正喪禮備要

又曰家禮從簡略去小斂變服之節若從古禮則小斂時環經白巾括髮時絞帶遷尸後首經腰經散垂至成服乃絞啓殯又散垂卒哭又絞年五十者及婦人及小功以下腰經直結本不散垂家禮散垂與儀禮不同答姜碩期

又曰愚問于愚伏曰儀禮初喪成服前用環經齊衰三年亦有之丘儀但服斬者用之其餘皆免可疑答曰環經儀禮及禮記幷無齊衰不用之語每疑丘說

以何書爲據（家禮輯覽）

問司馬公所謂齊衰以下去帽著頭巾加免於其上者今不可遵行耶（黃宗海）沙溪曰云云（詳見易服條中重服入去冠當否條）

又曰檀弓註括髮當在小斂之後尸出堂之前今俗或至成服始括髮非矣（答黃宗海）

問祖括髮條大註男子齊衰以下至同五世祖者皆祖免于別室而婦人則只曰髽于別室無某親所限亦似欠詳（李德明）南溪曰婦人之禮視男子加略其義然乎況有出嫁降服之節則恐當只以有服者限之

耳

又曰髽云者婦人之髻也吾東方平日無婦人作髻之事雖當喪只依俗斂髮而已

問將飯含主人左袒飯含訖襲所袒衣而至小斂後則袒括髮而不言襲所袒衣者何歟儀禮襲絰之節當行於何時歟 李惟泰 沙溪曰襲絰之節在於小斂之後士喪禮詳之家禮從簡而略之

士喪禮小斂主人及衆主人袒男女奉尸俠于堂主人出于足降自西階衆主人東即位婦人阼階上西面主人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即位踊襲絰

于序東復位註拜賓鄉賓位拜之也卽位踊東方位襲經于序東東夾前疏衆主人雖無降階之文當從主人降自西階主人就拜賓之時衆主人遂東卽位於阼階以主人位南西面也經云主人降自西階卽云主人拜賓明不卽位而先拜賓是主人鄉賓位拜賓可知復位者復阼階下西面位○儀節主人降下階凡與歛之人皆拜之拜訖卽於階下且哭且踊訖掩向所袒之上衣首戴白布巾上加以單股之經（禮所謂環經也成服日去之）具腰經散垂其末三尺及其絞帶復位（按丘儀用環經與儀禮不同當從古爲正見喪禮備

要

沙溪曰按禮動尸舉柩皆袒於事便也事訖還襲家禮從簡故皆略之只一袒於將遷尸之際今雖難一一從古如大小斂等大節目恐當依禮經爲正喪禮備要

南溪曰凡禮袒者爲將事也事訖還襲家禮一袒於遷尸之際又無還襲之文以至成服殊似闕略則備要大小斂等節目一依古經者恐無不可曾見答具時經書欲反從家禮爲是然則襲斂之時左袒行事之義闕矣未知何如答尤庵

又問備要初喪有環絰白巾之制先生家不用此制

云是否尤庵曰環絰雖是古禮而朱子不載於家禮者以其繁文難行也朱子嘗言曰而今禮文覺繁多使人難行後聖有作必是裁減了方始得行乃於家禮裁減古禮處甚多此實朱子折衷裁減之禮也朱子非後聖乎吾以爲古制之不載於家禮者今不必行而一從家禮爲宜也華陽語錄

又曰小斂後免非爲斂髮也免冠故免以代之耳答梁以杞

問絰帶家禮在成服條而備要從古禮移於小斂條豈朱子之意以成服前則襲斂等事重在於送死而

至於生人則其繁文縟節有難一一暇及故凡此經帶故移於成服耶（李東）遂庵曰雖未知夫子之意果如何而蓋當此時古禮之不行久矣書儀簡約易行故家禮用之據而行之不亦宜乎若一一欲遵古禮則從備要亦可此在行禮者之所自擇耳

陶庵曰按備要有將小斂白巾環絰旣遷尸拜賓襲絰之文蓋據古禮也然孝子哀遑罔極之中似未暇於此等儀節家禮之闕而不書無亦以是耶（四禮便覽）

遂庵曰小斂後不言襲似是文不備（答金光五）

環絰白布巾括髮免髽之制（見治喪具條中小斂之具條）

還遷尸床

問還遷尸床于堂中之還字爲句之說不是以文勢言之沐浴時徙尸床置堂中間而小歛於西階之西憑尸哭擗袒括髮免髽于別室然後遷尸床于堂中間乃一串文字非有他意而尊兄必欲以自別室還爲訓然則袒括髮之上何無出字耶況免髽則齊衰以下親之所同爲者何可連上文主人主婦看乎俗傳退溪釋云者未必的然更爲見教幸甚申湜 沙溪曰嘗有如令公說者問於退溪答云還自主人以下自別室還於其位或云上文小歛床置于尸南歛畢還

遷尸床于堂中以祔祭條還奉新主之文觀之則上說是云云俗傳退溪釋果有可疑處固不可盡信此條則其所答問丁寧如此何可謂不可信也且令公以袒括髮之上無出字爲疑旣云于別室則雖無出字而出字之義在其中何可疑乎來喩又謂免髽不連主人主婦此亦誤矣免雖齊衰以下之事髽則實是主婦之事何可謂不連況還字統言主人以下尤無所疑

拜賓之節

同春問曲禮曰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阼階今家禮受

弔主人哭出西向再拜所謂西向位其不在阼階下乎似與曲禮相違可疑沙溪曰按禮始死拜賓在西階下東面而小斂後始就阼階下西面也

士喪禮君使人襚主人拜如初升降自西階有大夫則特拜之卽位于西階下東面不踊註云卽位西階下未忍在主人位也疏曰小斂後始就東階下西南面主人位也又男女奉尸侇于堂衆主人東卽位主人拜賓卽位踊註云卽位踊東方位疏卽位踊東方位者謂主人拜賓訖卽向東方阼階下卽西面位又雜記曰弔者卽位于門西東面主

孤西面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註云門西大門之西也主孤西面立於阼階之下也主人升堂由阼階而升也曲禮升降不由阼階謂平常無弔賓時耳

又問古禮小大斂啓殯皆有拜賓之節荒迷哀殯之際一何繁文縟節之多耶家禮略之丘儀補之從家禮恐當沙溪曰應氏丘氏說似切至從古恐當

雜記小斂大斂啓皆辯徧拜註禮當小斂大斂及啓殯之時君來弔則輟事而出拜之若他賓客至則不輟事待事畢乃卽堂下之位而徧拜之應氏

曰小斂大斂啓殯皆喪事之變節而切於死者之身也生者之痛莫此爲甚亦於是拜死者弔生者故主人皆徧拜以謝之而致其哀也○丘氏曰禮有拜賓之文家禮無之今補入者盖以禮廢之後能知禮者少賓友來助斂者不可不謝之也

小斂奠

河西曰小斂設奠下文具字當在奠字下觀大斂章可見

南溪曰小斂奠恐當設於卓上 答李東耉

同春問家禮小斂奠卑幼者再拜主人亦拜耶不言

尊丈何也沙溪曰言卑幼則孝子似在其中歟丘儀云孝子不拜當考尊丈於卑幼喪不拜也

士喪禮葬前無拜禮

代哭

代哭之義

同春問代哭之義沙溪曰士喪禮可攷也

士喪禮註代更也孝子始有親喪悲哀憔悴禮防其以死傷生使之更哭不絶聲而已

大斂入棺

大斂布大斂衾 見治喪具條中大斂之具條

棺槨之制 見治喪具條中入棺之具條

棺中所鋪之物 同上

大斂變服

問春問大斂變服家禮所無而奔喪條云又變服如大小斂者何歟或疑大字衍沙溪曰據士喪禮大小斂皆有變服之節而家禮本條脫漏奔喪條非衍也

士喪禮小斂主人袒奉尸俠于堂拜賓卽位襲將大斂主人及親者袒 鄭註大斂變也 卒塗主人復位襲

擧棺置堂中

問擧棺少西抑有義意耶 成文濬 南溪曰其東將設靈

座故也

大斂有牀上棺中之異

問或於牀上大斂而納于棺中可謂得正乎金就礪退溪曰家禮大斂無絞故就棺而斂今依高氏楊氏丘氏說大斂用絞則牀上大斂而納于棺當矣但恐或與棺中不相稱穩須十分商度令無此患可也或曰雖用絞就棺而斂亦無大害於理也

尤庵問世人皆於棺中大斂是果禮意否沙溪曰禮經及丘氏說可考棺中大斂非但非古禮而已棺中逼窄結絞之際多有不敬之事決不可爲也但人家

堂室常患狹少既置棺於堂西又設斂床于東則或
未免狹窄難容如此者不獲已就斂於棺中耳
喪大記君將大斂小臣鋪席商祝鋪絞衾衣士盥
于盤上士舉遷尸于斂上疏小臣鋪席者謂下莞
上簟敷於阼階上供大斂也鋪絞衾衣等致于小
臣所鋪席上以待尸也士商祝之屬也將舉尸故
先盥于盤上也斂上卽斂處也○丘氏曰按此則
大斂不於棺中可知矣世俗不知家禮卷首圖非
朱子本意往往據其說就棺中大斂殊非古意竊
意家禮本書儀盖合兩斂以爲一小斂布絞將入

棺乃結之溫公非不知古人大小斂之制盖欲從簡以便無力者耳然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有力者自當如禮

實棺

南溪曰喪大記曰凡陳衣不詘非列采不入絺綌紵不入謂間色及絺綌紵布不用於小斂大斂也今之治喪者泥於此說亦不用於實棺則過矣

大小斂入棺不敬之戒 見小斂條

婦人棺內不入其夫遺衣落髮

問云云閔泰重尤庵曰云云 詳見喪變禮虛葬條

入棺後解絞布之非

問家禮大斂無絞布世或有專用此家禮者尸體下棺便解絞布使堅者而不固卷者而反舒此禮如何

安弘重　愼獨齋曰或者之說何必論之也

大斂後拜賓見小斂條中拜賓之節條

漆棺結棺及見權棺弁論

沙溪曰國俗棺外四面隙處以漆布塗之或以菽末油紙塗之裏以油芚書上字于上頭以索結之以麤布或麻條從棺底近上五六處緊結之以爲擧棺之資未結裹前棺之長短廣狹高下書諸壁上以憑外

櫛之造家禮輯覽

成殯

沙殯塗殯

同春問人家殯宮火患甚可畏或有沙殯或塗殯者未知如何沙溪曰禮君大夫士殯皆用塗所以備火也温公以漆棺未乾又南方土多螻蟻廢此不用以從其便今若以火爲慮則或塗或沙隨宜爲之

喪大記君殯用輴欑至於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欑至于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註輴盛柩之車也殯時以柩置輴上欑猶叢也叢木

于輴之四面至于棺上以泥盡塗之此欑木似屋
形故曰畢塗屋也大夫之殯不用輴其棺一面貼
西序之壁而欑其三面上不爲屋形但以棺衣覆
之塗不暨于棺者天子諸侯之欑木廣而去棺遠
大夫欑狹而去棺近所塗者僅僅不及于棺而已
士殯掘肂以容棺肂卽坎也棺在坎中不沒其盖
縫用衽處猶在外而可見其衽以上亦用木覆而
塗之貴賤皆有帷惟朝夕哭乃褰鬼神尚幽闇也
○語類先生殯其長子就寒泉庵西向掘地深二
尺濶三四尺内以火磚鋪砌用石灰重重徧塗之

棺木及外用土磚夾砌○伯量問殯禮可行否曰此不用問人當自觀其宜今以不漆不灰之棺而欲以甎石圍之必不可矣

靈床

問靈床儀節三才圖會皆東首申湜沙溪曰靈床東首恐非是病時東首以受生氣也死後則自襲皆南首獨於靈床東首無據

南溪曰靈床寢具依奉柩南首無疑答文後開

靈床奉魂帛見魂帛條中魂帛出納開閉之節條

靈床三年不撤之非見葬後諸節條

素帳見治喪具條中 成殯之具條

殯宮長燈非禮

問今俗自初喪至葬前皆懸燈於殯宮以徹宵申湜沙溪曰據禮自襲至大歛自啓至發引只於行事處爲燎以照厥明滅之殯宮長燈恐非禮

士喪禮記既襲宵爲燎于中庭厥明滅燎士喪禮小歛宵爲燎于中庭厥明滅燎註燎火燋疏古者以荆燋爲燭對手執者爲大也大歛燭俟于饌東註燭燋也饌有燭者堂雖明室猶闇火在地曰燎執之曰燭既夕禮朝祖宵爲燎于門內之右疏鬼

神尙幽闇不須明柩車東有主人間有婦人故於門右照之爲明而哭也

南溪曰長燈之䂓似出於釋教答柳貴三

婦人守殯

南溪曰畱婦人守之者盖男子旣歸於中門外廬次婦人亦居別室則殯廳將無人畱侍所以爲此制盖似今人輪回直宿之規而婦人之位本在堂上故耳答權鑽

愼獨齋曰兩婦人之守守靈座也備要圖書於帷中恐其誤也各歸喪次則兩婦人亦當然也所謂喪次

亦不遠也答崔愼

問外喪亦以婦人守之耶崔徵厚遂庵曰此婦人逼指女子婢妾而言男僕不敢入門則捨婦人而使誰守殯乎

殯後男女位次見爲位條中位次隨時而變條

居廬

廬次

沙溪曰按喪大記父母之喪居倚廬疏於中門外東墻下倚木爲廬以草夾障不以泥塗飾之旣練始居堊室與家禮不同量而行之可也喪禮備要

問中門外擇樸陋室爲喪次云几筵設正寢而居於中門非常侍几筵之意朴鐔南溪曰孝子晝則長在廬中夜則退于中門之室晨則入哭與平日侍奉一體是乃所謂常侍几筵者豈可以所居稍遠貳之耶

問非適子以隱爲廬云云李彦純南溪曰喪服註倚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非適子者廬於東南角以其適子當應接弔賓故不於隱者其辨如此

又問疏衰不廬廬嚴也然則疏衰之爲廬非禮耶南溪曰齊斬之分其嚴如此今則居憂者雖斬衰堊室而無倚廬况齊衰耶

同春問倚廬今俗例於發引日即毀以古人諒闇三年之事觀之不撤似可沙溪曰古者喪人三年居于倚廬何可毁也但發引時如或有礙則姑撤無妨否

撤倚廬見祥後諸節條

禮疑類輯卷之四